

古文評註補正

七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之七

錫山過 珙商侯原選

三水蔡 鑄蔭餘補正

送董邵南序

韓愈

按邵南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游河北時河北自天寶以後諸藩鎮不與命朝廷每自辟士邵南欲往有求用藩鎮之意故昌黎送之詞多隱諷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欲往河北乃燕趙故地感董生忽接寫舉進士時唐

有進士科此謂舉進士者是舉他連不得志於有司進士至一至再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

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謂其才不得展因懷抱文章之利器而鬱鬱於心以往河北豈

得已哉然董生此行必與燕趙之士意氣投合可知也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

皆愛惜焉此極寫董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夫以子之才而不遇時苟有企慕義而強行仁者見子為賢豪皆愛

惜而顧相憐引焉况感慨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憐故斷其所往必合也此極寫燕趙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

不異於古所云耶鶴才出乎天性風俗固然然風俗又與治化相移易吾惡知今日之燕趙不異於古之所云燕趙耶蓋唐自天寶以後藩鎮擅命風俗漸改恐非昔日之燕趙

未必有感慨悲歌之士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以董生之合不合卜風俗之董生勉乎

哉前勉其行就董生一人言此勉其行蓋謂燕趙之士倘昔之或激於偏者今規於正皆藉董生之力也此反寫送一邇却是作者心頭主意吾因之有所感矣董因

生之適燕趙而有所感矣上一為我弔望諸君之墓為去聲樂毅燕趙之古人也當日去燕今趙封為望諸君董生往幸為我弔其墓今

提出仁義二字微詞也此段言其必有合

發將燕趙壯氣一不作頭以下更不

還諸君句是說在野而死者屠狗句是說在國而生者皆是不待志感慨悲歌之士

若何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燕市屠狗者乃是高漸離荆軻一流人物皆是不得志感慨悲歌之士謂董生至其地更觀於

不遇之徒皆歸之故借董生以諷諸鎮之不臣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

仕矣設有不得志之徒當為我謝曰昔列國亂世猶可任性恣情今聖天子在上不必更感慨悲歌以發其鬱鬱之氣竟可揚眉吐氣來歸朝廷矣是所望於董生之往諭也此隱諷諸鎮歸順意

過氏原評勸其往又似勸其不必往言必有合又似恐其未必合語意一半是愛惜郁南一半是不惟滿

韓奇此又為韓中之奇

按此文言婉而多諷妙在含蓄不露緒處提出明天子在上名義凜然茅鹿門謂昌黎序中以此為第一可謂不誣矣

### 送孟東野序

韓愈

按孟東野名郊年五十始得進士第調溧陽尉公作此送之文以鳴字為骨先以不平則鳴句提綱通篇言物之鳴及古人之鳴今人之鳴總不出不平則鳴之意文成法立奇而不詭於正

大凡物句不得其平則鳴鳴即聲也凡物無蘊而不發之時當其未發未見其不平也一篇有

此句先總寫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寫草木一水之無聲風蕩之鳴二寫水其

躍也或激之躍跳而上也激水礙起疾波也其趨也或梗之趨水之走下也梗阻塞也其沸也或炙之沸水滾也炙音

職以火燒之也躍趨沸皆以火燒之也承水來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寫金石三看他從草木轉入金石為下文樂字

者以起下文人之於言也亦然突然收到人下又放開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胸中

不能自已之處然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歌哭皆有聲未有凡出乎口而為聲後發之而為言

此兩段俱是陪引

以上以物觀

歷歷授證總為引  
入人字作地步

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于非無故自言必有弗平樂也者。說樂然鬱於中而泄於外

者也。鬱弗平之意泄發洩也此又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金鐘之屬石磬之屬絲琴瑟之屬竹簫管之屬匏笙八者物之善鳴者也。寫樂五從樂字生

文天假人之鳴而擇其善伏脈以上言人之有言維天之於時也亦然。突然說天時天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此見物

適於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寫天時六推奪者自春而夏自夏而秋

不得其平矣故擊之所由出也以上言四時有其於人也亦然。突然又收到人矣下又放開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正意文辭即指詩歌而言尤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先提文辭以下始說人其在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陶臯

禹皆唐虞賢臣是以政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后襲作韶樂以鳴唐虞上

樂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少康好獵五子作歌伊尹鳴殷。有伊訓一周公鳴周

有幽風無逸諸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此皆天和其聲而使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可謂鳴之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或曰木鐸所以拘子道路此引論語作證據謂明其末

以上數句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偷兵書以行殺伐之計或假縱橫以行造說之諫各用其術以鳴于時皆非吾道之正

此段說晉魏以後如江河之有巨浸波濤得此一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

以上以人觀

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寫善鳴六變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荒大也唐空也此別是一種鳴楚大國也其亡

也以屈原鳴楚國雖大其亡有因以屈原之忠為騷為歌亦天使之自鳴其不幸者寫善鳴七變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

也仲藏孫辰即臧文仲寫善鳴八變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

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寫善鳴九變此言鳴雖不同乃人運所必至猶四時之相推奪皆可謂之善按楊朱墨翟二人

是異端之學管夷吾即管仲著書二十六篇名管子晏嬰字平仲相齊靈莊景三公著晏子春秋管晏皆

功利之說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著老子為道家之宗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

申子韓非韓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慎到韓大夫善刑名撰

書四十六卷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談天口鄒衍燕人論諸國推始終五德之說佼子魯人衛商鞅師之

鞅死逃入蜀著書二十篇名尸子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魏人散六國從連衡以事秦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從從以擯秦秦之興李斯鳴之李斯秦相專言威令

十變寫善鳴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寫善鳴十一變司馬遷著史記相如姓司馬蜀人有子虛上林長門

宜春等賦揚雄有甘泉河東校獵之作與太玄法言之書皆漢人之善鳴者自唐虞至此歷敘善鳴者皆出于天之所假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

古指虞夏商周然亦未嘗絕也寫善鳴十二變言魏晉國鳴者非古人比然就其善鳴者其聲

清以浮察其聲則清其節數以急按其節則煩數其辭淫以哀釋其辭則淫其志

弛以肆因而原其志則知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故其發而為言也紛錯雜亂而不能有條有理以成章此幾句謂當日稱為善鳴者有此幾等亦不成其為善鳴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豈魏晉以下諸人其

德不勝天固醜而棄之莫之眷顧故鳴之不善如此耶此段言不善鳴者非出于天之所假唐之有天下先提唐以下陳子昂蘇源明

東野定評世人未之許究未知之也  
唐書李翱張籍均有傳籍貞元中登進士官至水部郎中翱字習之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戶部尚書

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從本朝許多人物說來或賦或詩各隨所長以鳴鳴雖不同皆天所假之善者此幾句皆是實無非

要顯出孟郊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存現在也在下其高出魏

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晉魏不善鳴孟郊獨高出一等其無懈筆處可追唐虞三代文辭自郊之外論其佳處則僅可

云純乎其為漢氏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尤謂善鳴之尤者此子出主後又扯二客陪講加從吾遊三字連自己亦藏其中何

賁抱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信乎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

家之盛耶不知天之意將養其聲之和乎以大鳴國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

使自鳴其不幸耶抑且困苦其身憂抑其心腸使以鳴其不幸之事耶未可知也是三子

者之命則懸乎天矣三子之善鳴既為天之所命而無容強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

奚以悲其或達而在上固無足喜即或窮而在下又奚以悲總謂三東野之役於江南也

有若不懌然者似鬱子中而不悅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於天而解釋其命

憂

過氏原評此篇極拉雜散漫不可捉摸然大旨謂凡形之于聲者皆出于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之別而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則皆係乎天也至其用鳴字凡四十而轉換處二十有九便

有二十九樣頓挫二十九樣聲調有起有伏有抑有揚總把個千古龍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轉到東野盛稱其詩愈讀愈可喜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愚是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向居盤谷後為武寧節度使以  
罪去職不樂仕進隱居盤谷之間文公作序送之還故居故曰歸

按此李愿前輩均謂四平之子考之舊本盤谷序高從所跋云龍西李愿隱者不干譽以求進又每  
輒光以自晦愈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勒石於谷之西偏則愿似另是一人又每

考蔡閱之曰史稱愿結納權近以肅恥敗與舊序言愿所為不類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  
序作於貞元十七年是時愿方居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愿正擁節旄尤非棄官歸隱也據此

則愿非晟之  
子益確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

太行山名盤谷地名在今河南淮慶府濟源縣行音杭此敘盤谷出處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

水叙

美土之

草木叢茂

敘草木之美

居民鮮少

敘地之幽靜

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

繞環

也凡山皆有谷而是谷獨以盤名何居蓋為兩山之所環繞故曰盤此就谷外地勢名盤之一義也

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

宅處于幽遠僻

隱者之所盤旋

此就谷中居人名盤之又一義也兩義雖雙提却側重下意以起下文

友人李愿居之

盤谷乃韓文公故里愿曾居此與公故

有舊故稱為友人只此六字題已盡了以下全憑愿之言代以行文

愿之言曰

是借口道出非愿之言也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

矣夫先總提大段利澤施於人

謂其立功立名聲昭於時

謂其名成以下欲言富貴先提出功名不然則鄙夫行徑非大丈夫矣

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

謂居廟朝之上總攝百官才者進不才者退凡以佐天子發政施令者也此寫其在朝

其

在外則樹旗旄

其在外之儀從則樹立旗旄以為號召

羅弓矢

羅列弓矢以示威嚴

武夫前呵

武夫向前而呵斥

從者

塞途

隨從相傍而滿途

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

供役之人各執所須之物以奔走不遺焉此寫其外仕

喜

有賞怒有刑

此寫其威令

才峻滿前

峻音俊

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才俊之人授古

形容得意之態如畫  
此篇以愿之言曰  
句為提照以昌黎  
韓愈聞其言句妙  
應而以壯之二字  
作斷全篇不序愿  
之行事一句懸空  
結撰縝妙異常

用兩或曰引起盤  
字義便奇兀

證今以比擬其盛德其言入耳曲眉豐頰左右之人眉目婉曲類清聲而便體擊清清而可聽

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飄輕裾翳長袖抑何美也此寫其近侍裾衣後翳曳也粉

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寵愛之姬而勻白粉眉染黛綠不事妬寵而負恃爭妍而

取憐彼得寵愛此嫉妬之特寵者自負其美爭為妍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

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妙在此句方不是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也自利澤施于人句至此極寫世上有此一輩大丈夫然非微倖可得惟安于命而已窮居而野處窮居下位升高而望遠身陟高山目眺

景遙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此寫居幽採於山美可茹薇蕨之屬甘美可食釣於水

鮮可食魚鼈之屬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此寫晨昏之逸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

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於前孰若無毀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于一身孰若無憂戚于

之意此寫無得亦無喪車服不維維繫也車服之榮不能束縛于我刀鋸不加刀鋸之慘不能加害于理亂

不知黜陟不聞當世之治亂置若不知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自窮居而野處句至此極寫世上有此輩大丈夫自我行之不待再計而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

途足將進而趑趄欲行又不敢行口將言而囁嚅欲言又不敢言處穢污而不羞伺候奔走雖處

汚穢之地觸刑辟而誅戮偶有所不顧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分之福

形容閒居之態如畫

形容奔走之態如畫

前面一說仕者一說隱者皆有著落此說不安于隱求進不得一種人

不說低仕者却盛稱隱者議論平正書下賓主自見

可沿一作可湘引詩于以湘之爲證但此歌自如往而復以二語爲一韻以碟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卜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說文云湘烹也姑錄之以俟知者望古讀平聲易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一葦杭之鼓予望之是也

于萬分之一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自何侯公卿句至此言既不能爲前一輩大丈夫又不肯爲後一輩大丈夫此等人之賢不肖當有

定論未知究竟何如看他此處却不斷然止用何如二字或問一句冷峭有味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止用壯之兩字作斷語高絕與之酒

而爲之歌曰。愚之言畢即是代行文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稼讀鼓應上土肥句

盤之泉可濯可沿。沿循行也應上泉甘句盤之阻誰爭子所。應上勢阻句阻隔遠也窈

而深廓其有容。窈遠貌其地窈遠而幽深廓然可容其居繚而曲如往而復。其形繚繞而風曲似往而復至其後二句承阻字來言盤之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起提樂字承上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凡山居處虎豹水居處蛟龍而

盤中獨無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盤中亦無魑魅之屬似乎鬼神爲之守護呵斥禁止者飲且食兮壽而康

無不足兮奚所望。望平聲既飲食于此能壽且康矣此膏吾車兮秣吾馬。以油脂其車以草喂馬

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文送李却說到自亦欲往何等與會徜徉自得之貌

杭資能曰序是送李愿歸盤谷前數語却只寫盤前後一歌却只咏盤谷絕不一語及李愿中問三聯

寫出三樣人一樣是富貴人不可倖致一樣是高隱人我則爲之一樣是勢利乞憐小人我不肯爲三聯

不一語及愿而愿之人品志行者見此作乃東坡所讓退之獨步行者

# 送石處士序

韓愈

處士名洪字潛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

借他人口中先為處士立一小傳

此數行實贊

此數行虛贊

看他裝點從事大夫問答之音借從事口中備寫大夫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烏公名重胤河陽即今河南節度官名唐時官制邊郡戎寇之地加以旌節謂

之節度使此句伏後。求士於從事之賢者。從事之中有賢能者要他舉薦個士來上半篇文字全從此一句發出有薦石

先生者。應所求矣公曰先生何如。問其才行何如因此曰先生。居嵩邨瀍穀之

間。嵩邨二山名瀍穀二水名皆屬河南府邨音忙此是居冬一裘夏一葛。此是食聲朝夕。句飯一盂蔬

一盤。此是食敘此三者見先生人與之錢。句則辭。廉其請與出遊。句未嘗以事免。其

勸仕之。句不應。無求於人辯古今事當否。分別古今往來之事是論人高下事

此在與之語道理。議論萬事萬物之理若何辯古今事當否。分別古今往來之事是論人高下事

後當成敗。預料其人之行事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與之語道理滔滔不竭如水之走下也若駟馬駕

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辨古今事當否瞭然于中如輕車熟路而無所舛錯也王良造父二人古之善御者父音甫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計龜之高下事後當成敗如燭之明數之大夫曰先生有以自

老無求于人其肯為某來耶。此以前上半段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才忠孝言其

其行把大夫本求士為國不私於家。為國求賢本非私意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恆州名

定府與趙冀深三州俱屬成德軍管轄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農不耕收財粟殫

亡。以寇盜師旅之集致廢農功故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因諸道接濟故吾所居之地皆為糧運輻輳之區歸同饋治

僧從事口中備寫先生

寫此一段正與前動之仕不應句相反點染成趣

第一說是事已往

第二說三觀是事將來

法征謀宜有所出

兵不轉則易為亂粟不足則餉無所資治兵之法徵輸之謀當此之時大夫應有所處置

先生仁且勇若以義

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謂從其平日明道理上看來先生仁者也仁者自不能忘世又恐大夫請以此前下半段所薦之詞為斷強上聲

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

無不來之理此以前下半段所薦之詞為斷強上聲

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

往請極鄭重繞是以義取人此幾句敘出處斷之于己

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

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應請甚堅決繞是道自任此幾句敘出處斷之于己

宵則沐浴戒

行李

宵夜也戒治具也載書冊問道所由

道路也問從那一條路進發告行於常所往來

此幾句敘石生之行晨

則畢至張上東門外

張設席祖道也以下半篇文字全從此二句發出

酒三行

行音杭猶巡也且起也又畫又敘隨

手變

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

伏相與有成

決去就為先生別

此作別之辭贊先生而以大夫陪起非並贊也然只就執爵而言以起下文亦未酌且未祝也

又酌而祝曰凡去就

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

平日勸之仕不應而大夫一請即行似前後為兩截人然先生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隨乎義而已

故根上決去就句擊定義字以壽

先生明其非苟就也此第一祝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

今日書詞馬幣求之甚殷後來願勿

更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

無圖自己富厚而輕慢先生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

佞人卑人便給之人

聽其言則甘無以其甘而受之也外敬謂虛文也

無味於諂言

無以阿諛之言為有滋味而聽信之也

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

謂聽石先生教而鎮守河陽之功乃能有成庶不負朝廷簡畀之意寵命節度使之命也此第二祝寓規為公欲先生得行其志亦所以祝先生也

又

祝曰酌不再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利此第三祝寓規先生便先

生起句拜祝辭曰單詳第三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又加倍寫一答祝於是

東都之人士東都今河南也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大夫成先生之進

功業故曰相與有成蓋以先生拜祝規可以卜其後效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過氏原評前告之仕不應後則冠帶沐浴成行李若不終日石先生於出處之際真有定算而為公之賢必能相與有成可知矣其文章深刻處全在借他人口中說盡許多規諷所云處士純盜虛聲昌黎

未必不應及此而勉處士以勉為公說到保天子之寵命愛國忠君韓文杜詩無篇不然與漫作者自別

按黃麟趾云此文前半從大夫兩問答後半遂行者四祝詞頌之美之戒之無所不有而在自己處不實寫一筆此與送李愿序同一避實擊虛法也然則古人作文善用虛寫以免板實學者不可不知

### 送溫處士序

韓愈

處士名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是東都處士之秀者文宗朝終禮部尚書作序時公為河南尹

按長慶初溫造以京兆司錄為太原幽鎮宣諭使為劉總開示禍福總藉所部九州入朝還授御史知彈劾大金吾李祐遠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與

元軍亂殺李紳校禮部尚書造在當時固矯矯有風裁者公此序之推重溫非漫為誇許者也盡取

取字為一篇眼目姚姬傳云此文意含滑稽此昌黎文所以無奇不有也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冀北北直冀州之北盡馬之地故伯樂過之而馬羣遂空此句如冒憑空忽抹奇語乃

通篇發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接手解之者

此是譬喻格伯樂為公冀北驛東都馬驛處士瓦馬會溫公凡四段

入羅突兀有勢

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馬以良者為貴良者既去則餘無足數故曰空伯樂知馬遇其良輒

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接手便釋此段取譬伯樂之能知馬以比為公鎮河陽而東都

處士之廬無人不獨為東都今府河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東都多產賢士猶之冀北多產名馬故曰東都士大夫之冀北特

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市猶賣也涯水際也謂石生高其南涯曰

溫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猶東都驛驛驛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鈇音斧斫刀鉞音

者賜之鈇鉞然後得專征伐時烏公為河南節度使故用鈇鉞之儀衛蓋唐之節度使即今之巡撫也烏公名重胤河陽即洛陽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

而致之幕下羅網羅也謂以禮聘士如網羅之羅雀也幕音莫即今之帳房也軍旅無常居故隨地用帳房謂之幕府即此意也此先引石生見其能盡取無留良之意未數

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合二姓使之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

幕下謂溫生石生皆為烏公羅而致之亦猶良馬之見取于伯樂也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

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尤特出之才也此自居守河南尹東指

都留守鄭餘慶留守以及百司之執事如通判經歷知事照磨之類與吾輩二縣之大夫二縣謂

屬之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問也溫生去後凡政事之疑難者無人詢問寫羣空一士

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士大夫之退居林下者小子後生於何考德

而問業焉後生之學業者無人師法寫羣空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往來之客使通

不實說溫生之賢只說溫生既去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

總將無人一語應上無焉

昌黎作文往往歸到大處

東都者亦無有遺慮而致禮焉寫畢空四此四節寫出無數人嗟怨事寫空字大奇

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此段以烏公為今日之伯樂了却取譬夫南面而聽天

下南面謂面南向明之義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陪出將相託重託以重任恃力恃之為力也相將皆去聲相

為天子得人於朝廷相以治內故貴得士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將以治外故貴得士于幕下

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兩者缺一不可兩皆有之故內外治而天子可垂拱愈縻於茲

時公為不能自引去謂為官守所絆羈縻資二生以待老全資二生以娛老今皆為有力

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謂吾與二生相須甚殷今皆為有力者奪去不能無致私怨于盡取故為之介然不樂看他頌也而反以慙語出文

情奇妙然非此不足以見溫生之賢生既至拜公於軍門此又設言也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

賀賀得人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謂溫生至幕謁見烏公時幸將吾前後稱贊之詞一一為之轉達以此兩句收拾前

意為天下賀應求內外無治二句為吾致私怨應何能無介然句詞不煩而意明盡

留守相公即鄭慶餘首為四韻詩歌其事聘處士禮聘處士

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推留守相公之意而為之作序

過氏原評溫處士好處通篇絕不一道而第從居守者去位而若處者考德而問業者緒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說得一無所靠則溫處士之所重於名卿巨公其人品當居何等同一樣序送河南石處士各篇純用實敘溫處士篇純用虛叙而文各極其妙此昌黎之所以不可測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高閑鳥程人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書州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云

接姚姬傳云機應於心故物不膠於心不挫於氣故神完守固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章者然以之論道亦然牢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為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大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公所斥解外膠泊然淡然者也以是為道其道淺矣以是為技其技粗矣其不足於閑之意已可概見

不倫不類而來排宕可喜

因高閑能書遂就張旭善草書上推出毛連以提撕之亦是無中生有

物字自山水水管到天地事物之變

苟可以寓其巧智以巧智寄于所事之技藝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機發動所由也便有觸而直發則雖外物至不膠於心雖所寓之外別有可好之閑善

書而惜其誤入於浮圖意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去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丁

宋人善解牛師曠治音聲師曠字子野晉扁鵲治病扁鵲善治病僚之於丸楚與宋戰而敗

八個在空中幾個在手宋秋之於奕善奕者名秋伯倫之於酒伯倫劉伶字晉人善飲酒

我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嘖其齋者

也嘖音刺嘗也齋音恣肉贊也謂見異而遷皆由于務之弗專難與入道是猶未登其堂未嘗其肉者也此所謂不得其心而逐其迹者造音造至也往時張旭善草書

與上絕不相蒙正爾相接不治他技張旭蘇州府吳縣人以草書可樂而無外慕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

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內有所感借書以洩其憤是觀於物

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實即所結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外有所觸借書以發其奇

者博音岳驚遽貌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是其于書非類墮委靡儂敗不可收拾者此九字評得奇絕端始也倪音曉崖極際今閑之於書有旭

也從測識其始末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以樂之不厭故也終其身三字應上文

東坡送參寥詩云  
退之論草書萬事  
未嘗屏憂愁不平  
無一寓筆所勝頗  
怪浮圖人視身如  
邱井類然寄淡泊  
與強豪猛正謂  
此一段意也

之心哉。此句過接自然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雖其心要學張旭然草會草書不能到神化地位所謂不得其

旭也。此點出開之室巧智為旭有道。重挽重提又進一層謂欲幾于旭有致精之道焉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如假

學書時功夫到得十分即為利欠得一分即為害此中辨別雖錙銖而必較八兩為錙十二分為銖猶言巨細也情炎於中利欲鬪進。及至興趣來時中情炎熱就如

貪利嗜慾之念有得有喪勃然不釋。其間雖有得手處有未得手處自有一種不能自已之妙然後一決於書而

後旭可幾也。此於未書之先方書之際俱有一段實落工夫不當于迹上求之今閑師。句浮

圖氏一死生解外膠。膠者粘着之意謂浮圖伎倆以死生為一致以清淨為解脫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

於世必澹然無所嗜。應無机泊與澹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易氣挂亦

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謂浮圖氏之心泊然澹然幾於頽墮委靡而不能振今然吾聞

浮圖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但恐其善幻多技別有個道理學書則不可知耳隱有闕異端

意

過氏原評閑師浮圖氏也昌黎一生不許浮圖故絕無可表揚單就草書一節略為鋪張其意思連草書亦不甚許却妙在轉折間閒然意貶而辭不露中論張旭一段筆勢起突玩之卻有至理然此非

浮圖氏所知也便實有調意

### 送浮圖文暢師序

韓愈

按時公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長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是治墨種之道者問其名則是。名儒校其行則非。

是墨行校可以與之遊乎。此暗指當時士大夫好佛者是實句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

是墨校其行則是。是儒可以與之遊乎。此指浮圖中有能喜楊子雲稱在門。

牆則麾之。儒名而墨行者雖在門牆在夷狄則進之。墨名而儒行者雖在夷狄則進而教之

國故昌黎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子雲楊雄字吾取以為法焉。言所以不絕浮圖之意浮圖師文暢喜文

章。稱佛教曰浮圖即今之所謂塔也文公取文暢止以其喜文章是文暢不見絕于儒處其周遊天下

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謏其所志。先寫文暢平日出門貞元十九

年春。貞元唐德宗年號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大寫文暢將行托柳子厚解其裝得

所得敘詩累百餘篇。昌黎解其行囊得儒親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其驗

喜文章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所贈序詩中皆木

單把幾句贈和尚套話當做送行人情聖夫文暢浮圖也如欲聞浮圖之說當自就

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文暢說出家浮圖之說自有其師可問彼見吾

君臣父子之懿。懿美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是此

文回暢談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彼見吾道有許多好處私心嚮往之只因拘牽佛法與吾